



海峡文丛
「方彦富 主编」
H A I X I A
W E N C O N G

认同生产及其矛盾：

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叙事与文化现象

陈舒劼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HAIXIA WENCONG

海 峡 文 丛

方彦富 主编

RENTONG SHENGCHAN JI QI MAODUN

JIN ERSHI NIAN LAI DE WENXUE XUSHI YU WENHUA XIANXIANG

认同生产及其矛盾

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叙事与文化现象

陈舒劼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 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同生产及其矛盾: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叙事与文化现象/陈舒劼著.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81130-579-1

I. ①认…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4908 号



认同生产及其矛盾——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叙事与文化现象

丛书主编/芮月英

丛书主编/方彦富

著 者/陈舒劼

责任编辑/芮月英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9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579-1

定 价/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目 录

第一章 认同重构及其犹疑:以文学地理学与乡土文学为例 001

第一节 空间理论兴起与文学地理学重构 001

第二节 地域书写及其超越 016

——林那北小说的空间叙述与价值关怀

第三节 九十年代以来乡土文学的书写经验 031

第四节 暂定的支点:韩少功的乡土世界与其价值重构 039

第五节 乡土世界的寓言与悖论 052

——以阎连科为中心

第二章 认同叙述中的自我冲突 069

第一节 复魅的迷局:当代文学信仰叙事中的认同困境 069

第二节 “知识分子”叙述典范的建构与拆解:《青春之歌》

三部曲的内在悖论 083

第三节 言语的能量与限度:以东西的小说为中心 095

第四节 矛盾的权衡与象征的失落: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文化分析 109

第三章 认同叙述的价值歧途 119

第一节 广度与限度:空间视角下当代文学的女性性别认同叙述 119

第二节	尴尬的诉求:当代生态文学中的神秘叙事	133
第三节	《牛鬼蛇神》:信仰的迷魅与身份的幻象	146
第四节	文化庆典背后的象征资本交易:学术场域内“周年纪念”现象的分析	158
第五节	《风雅颂》:“二元对立”与“极限叙事”	164
第四章 认同消费与符号游戏 175		
第一节	数字鸿沟、身份差异与符号消费:网络技术社会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公共话语	175
第二节	重复:从风格塑造到符码游戏	191
第三节	儒学热:文化符号的生产与消费	203
第四节	媚雅:小资的身份幻觉及其认同生产	215
第五章 认同建构与意义生产:网络空间与产业视角 227		
第一节	网络空间中的文化认同与意义生产	227
第二节	民族、社群与个体:网络文化认同的三个维度	234
第三节	网络中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认同路径	247
第四节	五组关系:文化产业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深度关联	253
第五节	文化产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协同发展的策略研究	261
参考文献 271		
后记 283		

第一章 认同重构及其犹疑：以文学地理学与乡土文学为例

第一节 空间理论兴起与文学地理学重构^①

全球化进程与理论大转型的文化背景撬动了许多原先稳固的知识理念，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关系也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中跳出，置身于更加广阔而灵活的知识生产场域中。传统文学地理学认为，时代、种族、宗教、语言、民俗等文化主题对文学施加近乎决定性的影响，从中国古代的文学地域理论到西方赫尔德、斯达尔夫人和泰纳的文学社会学莫不如此，^②这一研究思路在当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仍得到继承。^③然而随着当代理论语境的后结构主义转型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地理”的概念从环境的物理属性演变为权力关系生产的场域，亦即发生了从“地理”向“空间”的理论转变。“现代人类生存的最重

① 本节内容系与刘小新研究员合作之成果，谨此致谢。

② 刘小新：《文学地理学从决定论到批判的地域主义》，《福建论坛》，2010年第10期。

③ 如周晓琳等著的《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梅新林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

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是自然界的空间差异。”^①“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心理经验及文化语言都已经让空间的范畴、而非时间的范畴支配着。盛行于昔日现代主义高峰时期的典范性批评概念,能否继续沿用于今天的社会,确是值得怀疑的事。”^②“空间”的介入打开了当代文学生产的层次与维度,意味着知识经验范式的重构。

“空间既包含事物,又包含着事物间的一系列关系。空间生产不仅体现在空间的生产上,也体现在空间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的生产。”^③空间及其包含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就是文化权力差异与斗争的过程,因此空间“不仅是政治、冲突和斗争的场所,也是被争夺的事物。”^④“空间和地方/场所总是与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关系有关,也就是说权力的地方/场所,标记着有关这个地方/场所的意义的争辩。城市从来都不是一个东西,而应被视为是一连串竞争的空间和再现。”^⑤文学或文化叙事与空间意识的结合,即强调在保持理论的开放性与关联性的前提下,追问意义表征及其权力生产机制,这显然是对文化研究精神的承继与发扬。叙事与意识形态不可分离,权力关系的斗争无处不在,在统治之外还表现为引诱、影响、说服、能量、能力、操纵、赞同、妥协、颠覆、控制等诸多形式的权力,只有在开放性的空间场域内才能得到揭示。“文化地理学家对于权力分析和批评保持某种持续兴趣,因为空间是在不公正、不平等和压迫的构成中被划定的。特别是,地理学家指出了压迫和反抗的地点,关注权力如何通过这些不同尺度的场所来运作,空间是如何被权势和弱势所掌控的……文化地理学认为,如何识别和理解空间、地方和自然相互隐含的方式,以及不

① [英]R. J. 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唐晓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7页。

②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50页。

③ 童强:《空间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页。

④ 菲利普·E. 魏格纳:《空间批评:地理、空间、地点和文本性批评》,[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编著《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

⑤ [澳]Chris Barker:《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罗世宏,等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391页。

公正、不平等和不均衡的权力关系的构成方式,如何建立分析并重新说明这些关系方式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空间如何成为资本主义本质及其表达两方面的变化引擎、认同的空间问题、如何理解空间表象、地方体验中“自然”或“文化”的真实性问题、实验性的思考世界的新方式、批判的地域主义话语及其再批判,等等,^①都随着“空间”的敞开蜂拥而至。某种意义上,空间即是无穷的问题意识、深度的权力解析、自觉的理论关联的合集。文学地理学空间性重构的表征纷繁复杂,性别、阶级、种族是三个无法绕过的支点,通过它们,文学空间理论的理论特质、精神风貌与价值取向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

考古学、政治学、史学等学科的知识可以证明,“男主外,女主内”代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类文明对于性别社会分工的定位。在“空间”被视为一种“权力关系及其运作”之前的漫长文明史中,传统文学的性别表述已经与物理意义上的“空间”相结合。“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北朝民歌《木兰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王昌龄《闺怨》),“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性表述频繁地与“窗”、“楼”、“门”式固定、封闭的地理环境相挂钩。肖沃尔特的考察也表明,直到维多利亚时期的最后一代女作家,女性的文学表述都习惯以封闭的姿态出现,女作家们笔下隐藏的阁楼、密室、地窖都是“竭力寻求离开严酷现实和邪恶的男性世界的避难所”。^② 19世纪晚期,以争取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力为诉求的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兴起,并逐步扩大为内容繁复、指向各异的社会文化政治运动而绵延至今。围绕着性别平等与差异的中心问题,女性主义出现了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马克思

^① [英]凯·安德森,等主编:《文化地理学手册》,李蕾蕾,张景秋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全书导读”第7-10页。

^② [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2页。

主义的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等等类别,这些类别共同的理论基础是女性被压迫的地位。封闭的物理空间既是女性传统的性别隐喻,也是早期女性独立意识的象征——伍尔芙宣称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一年 500 英镑的收入是女性成为作家起码的条件。在众多女性主义建构的性别反抗途径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把我们对妇女在文学上的从属地位、不公平待遇及受排斥的关注转向了在文学领域中对于妇女写作的研究,转向了文学话语中性别建构和再现的分析。”^① 性别脱离了原先的自然属性而成为权力生产与文化叙述的产物,此时“‘女性’的普遍概念是一个能指,它已经从人文主义的主体性观念中脱离出来,因此‘不再被理解为是一个稳定或恒久的概念’,而是‘一个棘手的概念,一处竞争的场所,一个焦虑的诱因’……要将社会性别视为一种表征,‘一种象征体系或是意义体系,它根据社会价值和阶层性,将生理性别和文化内容联系了起来’,并要研究有关性别的主题是如何通过多种话语和技术得以产生的”。^② 作为权力运作场域、工具与生成物的“空间”由此而成为性别表述的新贵,性别文化中掩藏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更为深广的意义层次中得以展示。

空间参与了当代妇女不平等地位的塑形,这样的观点已得到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的认同。达夫妮·斯佩恩强调,空间对于性别等级化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农业文明时代的结束而消亡,它反而以更为隐蔽的姿态进入当下的日常生活之中。当今的性别批评已经不能忽略空间的作用:“女子和男子的定义是在特定的场所建构出来的——最为显著者是家庭、职场和社区;在分析两性间的地位差异时,应该将这些发生影响的场域间的相互作用考虑进来。”^③ 空间设置怎样表述性别等级? 空间设置怎样塑造性别观念? 性别空间的设置与区隔隐藏着什么样

① [美]肖瓦尔特:《女性主义与文学》,王逢振主编《2000 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 年,第 251 页。

② 萨拉·甘布尔:《性别与跨性别批评》,[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编著《21 世纪批评述介》,第 48-49 页。

③ 达夫妮·斯佩恩:《空间与地位》,雷月梅译,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97 页。

的权力规训？空间之于性别隐含着何种解放的可能？性别与空间如何相互生产？这些问题将矛头对准既有的知识压迫，试图从文明史中重新恢复被男性性别元叙事删除的可能性，“这种想法，基本上是把诸支配性叙事本身的‘非知识’再度编纳进来，并予以重新概念化，这些非知识曾经逃离或吞噬了这些支配故事。这种它们自身之外的东西，几乎总是某种‘空间’性的，而这个空间则被编码为具女性气质的、女人的。”^① 这里的“女性的空间”显然意味着对当下文明体制的反叛与挑战，与此同时，“空间”也成为开放性抗争策略的隐喻。

女性主义“可以通过质疑其基本假设，变成一种无起点、无终点、不断修正的政治过程”，巴特勒在强调必须保持女性主义开放和更新的理论姿态的同时继续追问说：“女性主义排他性的活动是什么，它为了实现其行为准则而必须具有的权力是什么？”^② 即便暂且搁置这种权力的具体内容，更加突兀的问题也将浮现：作为权力主体的“女性”存在吗？如果说女性被压迫的地位来自于男性性别话语的规训与诱惑，那么吊诡的是对抗支配性话语的“女性”主体同样也来自某种想象性的建构。为了能够代表一种性别的统一意愿，女性主义必须首先确定所有的妇女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并且共同拥有清晰稳定的身份特征。“致力于消除妇女的从属地位把女权主义理论中的各不相同的分支团结在了一起。但是，由于对妇女从属地位的理解大相径庭，并且，就采取什么措施去消除这种从属地位的意见也极不相同，那种一致性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③ 同一性的女性主体构建过程时常是被掩盖或遮蔽的——许多女性主义者自然地宣称能够代表全体女性，丝毫不考虑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欧洲中产阶级白领女性、中国小企业普通女性员工、非洲饥荒中的坐以待毙的黑人妇女之间的无法跨越的鸿沟。这样，女性主义在对抗男性话语的同时自身也演变为一种霸权话

① 里兹·庞蒂：《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地理学——女性的空间？》，王志弘译，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22页。

② [英]安吉拉·麦克罗比：《文化研究的用途》，李庆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2页。

③ [加拿大]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669页。

语：“女性主义政治要求所隐含的等级制，其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策略，是少数人以多数，甚至世界上所有妇女的名义所实施的表征。女性主义政治学的构建过程浸透着权力，所以就更有必要来抗拒这种女性主义霸权。”^①在当代女性书写中频繁出现的“我们”或“她们”，都隐藏着不同程度的置换、遮蔽与代言。

因此，强调女性主义的“空间”感，即是强调置于话语关系网络之中的开放意识与问题意识，理论的紧张必须保持对内与对外的双重向度。将世界上不同国度、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的女性视为铁板一块，就必然极大程度上削弱理论的有效性。在谢丽尔·麦克尤恩看来，黑人女性在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之间，往往更愿意选择前者作为政治或文化的结盟对象，而不愿意与后者共同组建一个“我们女性”的性别联盟，这种文化认同无疑与其置身空间场域的殖民历史息息相关。“许多黑人和‘第三世界’女性反对西方女性主义者把男人看做是压迫的主要来源。处于白人西方女性主义中心的那些假设并没有反映黑人女性的体验。这是因为，对于那里的黑人女性来说，不存在单一的压迫来源；性别压迫与‘种族’和阶级有着解不开的关系。而且，在很多文化里面，黑人女性常常觉得要与黑人男性团结在一起，并不提倡分离主义；她们与黑人男性一起为反对种族歧视、反对黑人男性对女性的蔑视而斗争。这样的争论产生了试图解释各种不同的有关黑人女性压迫形式——例如种族、阶级、帝国主义和性别等压迫形式——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并不认为所有的压迫本质上来源于男人对女人的压迫。”^②处于不同阶层、种族、地域、教育背景、社会制度的女性，其文化政治诉求的形成与表达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性别和地方的“遭遇”横跨各种空间尺度，兼具阶级、种族、性向和历史的多种特殊性，是一系列的差序、位移和变异，各种复杂关系和位置的交错。在此情形之下，分析性别诉求时更重要的是理解社会

① [英]安吉拉·麦克罗比：《文化研究的用途》，第93页。

② 谢丽尔·麦克尤恩：《西方女性主义和其他女性主义》，[英]凯·安德森，等主编《文化地理学手册》，第624页。

权力和压迫的所有轴向之间的交错关系，并且了解性别差异和性别关系与其他社会权力轴向的相互关联。^① 随着性别认同错位以及机器人等现象在当下生活中的露面，未来的性别叙事不可避免地将遇到更多的挑战。

三

“社会学家用来描述和解释社会关系的所有概念中，社会阶级可能是最模糊、最不确切的。”^② 然而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阶级”却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它为“革命”提供了强劲而持久的动力，深入到中国现代革命历程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肌理之中。阶级压迫与反抗的主题周边汇集了大批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尽管如此，现代中国文学通常不强调阶级斗争与空间地理因素之间的理论关联，或者说，阶级叙述更加强调了革命的普世性与必然性。既然阶级斗争无远弗届、无所不在，那么强调空间地理因素就是多余的。王统照《山雨》开篇时的地窖完全可以由其他秘密空间代替，梁斌《红旗谱》中反映的阶级斗争也不仅仅是冀中平原的特产，空间没有主动参与到这些文本中的阶级斗争关系网络之中，只作为静态的背景存在。空间视角的介入将激活某些经典文学表述中隐蔽的阶级意味：某种程度上，阶级冲突的表述正是经由空间的镜像得以呈现，例如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比较于传统文学地理学注重在文学表征与地域风貌之间寻找某种社会实证的思路，空间叙述更加在意如何揭示权力关系的网状关联与差异运作。阶级与空间既相互生产又相互表征的复杂关系、阶级差异如何左右当代的资本生产与文化生产、空间成为新阶级统治工具的可能性等等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理论与文学叙述新的关注点。

哈维在其著作《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里详细描述了巴黎

① 陈惠芬：《当性别遭遇空间：女性主义地理学的洞见和吊诡》，《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3期。

② [英]理查德·斯凯思：《阶级》，雷玉琼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重构过程中城区空间划分与阶级生成的相互建构。现代巴黎漫长的建城史上,巴尔扎克的文学作品“穿透了这层混乱的表象世界,将对巴黎的理解建构成阶级力量横陈与撞击下的产物”。^① 巴尔扎克的理解在奥斯曼领导的巴黎重建中得到印证:“巴黎的社会空间一直存在区别。长久以来,市中心的纸醉金迷一直与市郊的一贫如洗形成强烈的对比;资产阶级的西区与工人阶级的东区;进步的右岸与传统而满布大学生的左岸。整体模式中存在许多空间交错……虽然奥斯曼并未刻意在巴黎进行空间区隔,但他所进行的工程以及房地产市场变动后所产生的土地运用与地租效果,却造成相当程度的空间区隔,其中绝大多数反映出阶级区分。”^② 新空间的建构与区隔从根本上影响了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与道德秩序,在此基础上又将形成新的阶级意识形态与认同表述。这个过程将见证空间变化所造成的阶级巩固、瓦解、混合的历史,以及历史演变中新阶级的逐步成形。尽管某些城市空间被打上鲜明的阶级或职业色彩,然而“阶级—空间”难以存在超稳定关系,城市空间的局部调整总会对原有的“阶级—空间”认同产生潜移默化的改造,而新文化观念诉求也可能决定某些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塑形。在空间与阶级相互生产的循环过程中,不断散发出新鲜的阶级内容及其建构的可能性。因此,在现代性持续深化以及职业分工日趋细化的当下,僵硬的阶级内容遭遇重大的概念危机,一个稳定不变且界线清晰的阶级概念正面临着社会流动性的多重挑战。政治经济学仍是阶级关系生产的理论基础,但文化有权力且已然介入了当下的阶级生产,此时,阶级必然成为空间内诸种关系差异性比较的建构之物。

“诸社会阶级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社会空间,即诸多差异的空间,诸阶级以某种可能态的方式存在于其中,它们并非某种给定之物,而是有待变成的事物……社会空间实际上就是具有若干权力关系

① [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② 同①,第253-254页。

的空间。”^①布迪厄将空间及空间中的关系变化筑为他阶级理论的基础,在阶级空间化的基础上展开其多维度的阶级分析与权力演示。在布迪厄看来,对“阶级”的理解离不开社会空间的语境。社会空间“是一个包含由不同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所决定的各种位置的多元空间。‘阶级’则指社会空间内各行动者之间的位置差异。在此,‘阶级’显然已成为一个表示社会空间内各行动者相对位置之差异,反映等级秩序的概念”。^②行动者在社会空间内的位置差异,源于其所拥有的资本总量、资本整体内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构成比例以及资本整体的历史流动,随着个体资本总量与质量的整体变化,当今的阶级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始终保持流动。布迪厄为了在阶级分析中化解主观与客观、结构与建构的二元对立,既重视阶级的现实存在,又看到其历史积累;既重视其客观存在,又重视其主观建构;既看到物质性关系对阶级地位的重要性,又看到了象征性资源在人的阶级定位中的作用。在其理论逻辑的驱动之下,阶级是“在社会空间中,一群有着相似位置,被置于相似条件,并受到相似约束的行动者主体的组合”,阶级及其区分成为实践中的关系体系。^③布迪厄所强调的文化符号因素在空间场域内对阶级建构与认同的影响,更多地凸显了阶级的流动性与建构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阶级冲突的消失。全球化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已经将空间收纳为生产关系的一环,面对包括空间区隔在内的多重隐蔽压迫,劳工阶级的生活苦难与认同迷惘可能比马克思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勒菲弗断言,当代资本主义是通过对空间的征服和整合而得以维持,“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剥削和统治的关系,是通过整个的空间并在整个的空间中,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的……今天,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一种用

① 朱国华:《社会空间与社会阶级:布迪厄阶级理论评析》,《江海学刊》,2004年第2期。

② 朱伟珏:《文化视域中的阶级与阶层——布迪厄的阶级理论》,《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6期。

③ 刘欣:《阶级惯习与品味:布迪厄的阶级理论》,《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6期。

来实现多个目标的工具：分散工人阶级，把他们重新分配到指定的地点；组织各种各样的流动，让这些流动服从制度规章；让空间服从权力；控制空间，并且通过技术官僚，管理整个社会，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①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城市布局的重构，往日工人阶级同吃同住同劳的场面日趋消失，蓝领也逐渐向白领过渡，但就此断言阶级差异与冲突的消失显然过于天真。如果说布迪厄在阶级空间化的基础上补充阐释了马克思时代尚未充分发育的文化资本因素在阶级建构中的作用，那么哈维则是在空间转移的现实与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尚未充分意识到的阶级矛盾新问题。在空间成为新式统治工具的论点上，哈维显然与勒菲弗极为接近。哈维认为，《共产党宣言》面临着空间转移理论的七大挑战，空间地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方式。“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当前的视角看，地理的调整和重组、空间策略和地缘政治要素、非均衡地理发展，等等，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学的关键特征。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阶级斗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社会主义的动力必须考虑地理现实和地缘政治的可能性。其次，我们必须……对如下问题提出一个更实际、更准确、政治上更有用的理解：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地理维度如何在维护资产阶级力量和抑制工人权益和抱负方面发挥并将继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② 他指出，资产阶级可以采取分散的、分而治之的空间策略，在地理上瓦解直接威胁其生存的阶级力量的上升，而工人阶级对这种新的统治手段并没有十分有效的应对策略。“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工人运动更加擅长控制地方性的和地域性的力量，而不是空间状态，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已经使用自身先进的空间策略击败了地方性的无产阶级 / 社会主义革命。最近，资产阶级通过‘全球化’从地理上和意识形态上对工人阶级力量的威胁，就证明了这

① [法]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3-139页。

② [英]戴维·哈维：《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卮建立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4期。

一论点。”^①哈维的悲观显而易见。

借助于几乎无坚不摧的资本力量和空间策略，工人阶级面临的巨大困难就是他们将发现来自自身内部的分裂。“资本主义同时将会导致工人的分化：一是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明确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二是借助把市场选择原则转化为团体分化的机制……阶级斗争很容易在地理上转化成一系列零碎的共产主义利益，很容易被资产阶级力量所同化，很容易被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渗透机制所利用。”^②这种分裂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上的分化，而且还来自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在城市中打工的底层劳工阶级，时常在标志性的城市建筑景观面前合影留念，这个场景既表达出特定空间里的阶级差异，也凸显出一种建立在被拒绝之上的向往与认同。革命时代团结而凝聚的无产阶级形象需要在当下不同的空间关系中重新描绘，将阶级形象简化为某种符号的文化诉求或抵抗姿态，正如同忽视全球化时代阶级的差异与冲突一般需要警惕。

四

种族往往被认为是人类天然的属性，根据自然体质特征的不同，人种通常被区分为黄、白、黑、棕四色，分别对应于蒙古、高加索、尼格罗、澳大利亚四种人种类型。然而，随着海上新航路开辟带来的空间发现，欧洲的殖民扩张进程将亚非拉美等地的资源吸纳进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之中，种族也随之被划分为以欧洲白人为顶层的不同的文明等次，肤色成为这种等级制度最明显的标志。种族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因于空间观念的改变：先是作为资本市场的地理空间，后是作为诸种权力关系斗争的空间。正是后者将种族问题从具体的区域中拯救出来，转化为一种在文化的差异、压迫、抵抗、分裂中寻求平等身份的伟大理论实践。在现代欧洲文学史上，对“西方”之外的“东方”的想象几乎弥漫在不可遏止的优越感中，这种空间对立的隐喻及

① [英]戴维·哈维：《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

② 同①。

其文学叙述显然得到了资本体系与文明体系的强有力支撑。法农终其一生对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展开猛烈的批判,他强调殖民者不仅在物质与肉体上压迫被殖民者,并且用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使被殖民者接受来自白色人种的压迫与驯服。“有时候,这善恶二元论竟达到其逻辑的极端并使被殖民者变得失去人性。确切地说,它使被殖民者兽性化。因此,殖民者在谈到被殖民者时,他的语言是一种动物学的语言。他影射黄色的爬行动物、土著城里的散发物、游牧部落、臭气、麋集、乱攢乱动、指手画脚。殖民者在想很好地描绘并找到恰当的字眼时,经常参考动物寓言集。”^①意识形态的驯服将使种族优劣论成为客观真理而在被殖民者中散播流传,进入文明体系的“种族”已经不单纯地指向其生物学含义,它已经成为话语“赋魅”与“祛魅”的意识形态战场。

种族再现的政治不是无意识的表露,而是某种意识形态规训与具体对象相衔接的产物。对具体对象的种族属性及其在文明中所处的层级的判断,完全是诸种文化因素权衡与取舍的结果——必然有遮蔽与凸显、扭曲与塑造等等修辞行为的产生,作为文明低层级象征的“黑”的是与否则因人而异。法农坚持黑人是“比较而言”的,殖民主义本质上并非种族问题,它是语言的、语境化的和建构的。“当有些人被法国白人看做黑人,而被阿尔及利亚人视为有文化意义上的欧洲人(即白人)时,法农很清楚这种临时接合的、建构的本质,不仅仅是种族的类型化行为,而且是共同体的自我界定。”^②斯图亚特·霍尔指出黑人民族和黑人经验是文化权利的批评实践和规范化的结果,吉洛伊、迈尔斯等学者也都认为种族是一种幻象,是想象的构造。种族的含义随着主体和空间语境的变换伸缩,而族裔的迁徙与流动同样给当下的种族界定设置了障碍:奥巴马究竟是“黑”还是“白”?时至今日,现代文明体系中已然没有内部单一、封闭、固定、无差别的种族存在,种族

① [法]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8-9页。

② 罗伯特·史达姆:《文化研究与种族》,郭霞译,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